



征途如虹

——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特别报道

A06

海南日报

2020年3月7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陈海冰



70年前的今天

打赢解放海南岛的前哨战——解放广西涠洲岛

1950年3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0军119师由白虎头起航，3月7日，2营5连抢滩登陆，攻占万宝山制高点，3营从左右两翼迂回到涠洲墟，进行包围攻击。守军节节败退，企图从海上逃跑。1营乘运输船与配属的土炮艇冲进涠洲湾，堵住港内国民党军舰船，与其“海硕”号炮艇展开炮战，将其击伤后，该艇逃跑。至此，广西涠洲岛全岛解放。此战缴获了300多艘中大型的木船，及时补充给准备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部队。同时，解放涠洲岛是解放海南岛的前哨战，创造了“陆军海战”的成功先例，检验了陆军火炮上木船（土炮艇）、木船打铁甲炮艇的创新战法。时任40军军长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道：“涠洲岛解放了，五百多敌人无一漏网，三百多只木帆船全部为我缴获。这对我军大举登陆海南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50年3月6日，我军某部指战员登船向涠洲岛进发。（资料图片）



在解放涠洲岛战斗中，我军战士冒着炮火向敌滩头阵地冲击。（资料图片）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战争期间，仲恺乡农民协会会旗完好保存23年，1950年后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琼崖革命的重要物证——

仲恺红旗引新路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3月6日清晨，一场连夜春雨浸润了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仲恺村，让这个位于南渡江下游入海口边上的村子被蒙上了一层水雾。上午10时许，雨霁初晴，村中那座老关圣庙闪烁着春天的光芒。“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有一件来自海南的革命历史文物，就是仲恺乡农民协会会旗。”年过七旬的仲恺村村民林坚自豪地说，1926年，仲恺乡农民协会就在这座庙里成立，后来，国共合作破裂，会旗在关公像底下完好地保存了23年，直到1950年被送到北京。

农协成立

关圣庙上头的横匾上写着4个红色大字：恩泽罗槽。实际上，海南岛解放前，这里是两个村：罗陈和槽梧。一条铜溪和一片农田将两村与其他村间隔开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海南解放后两村合并，更名为仲恺。

除了这座关圣庙，村头还有一所学校，校门上挂着冯白驹亲笔题写的“仲恺小学校”牌匾，是村中另一座证明仲恺村历史的建筑。

“当时，两村的男人做工人，女人当农民，工农紧密联合在一起，非常团结。”林坚介绍，1926年初，海口市郊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冯白驹就选择了工农基础好、革命热情高的罗陈和槽梧两个村作为海口市郊农民运动的试点。

1926年4月30日，仲恺乡农民协会（以下简称农协）在关圣庙里宣告成立，冯白驹被选举为主席，郭秉余、郭绍秀、洪世珍、周开传、林鸿发、陈姑娘为农民协会委员。绣着“海口市郊第二区仲恺乡农民协会”14大字的鲜红会旗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会旗上的字是冯白驹亲自写的。”林坚介绍，为了赶在4月30日农协成立当天挂出会旗，村中的女人们在关圣庙里一针一线绣了好些天。“我母亲陶明娣就是其中一人。”林坚的言语间满是自豪。

农协成立翌日，两村群众就投身到五一国际劳动节海口工人游行当中。当年7月，两村女性集体剪去长发，以短发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去新市墟，带动了海口农村的妇女解放运动。9月，冯白驹以农协为骨干，带领海口农民开展“反霸护田”斗争游行，轰动琼北，两村周边的许多地主、富农因此主动为农民减租减息。

“冯白驹还在关圣庙里开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班，亲自给远近的农民朋友上课。”林坚说，许多尚未成立农协的村庄都纷纷派人前来学习取经，“到1926年7月，海口市郊所有乡村都宣告成立了农民协会”。

“我的堂兄、农协委员林鸿发当时有100多艘渔船，大部分

租了出去，收的钱用来为革命事业购买枪支弹药；小部分用于从湛江运送革命物资回来。”林坚回忆道。解放战争时期，两村再次发挥工农联盟优势，在海口市基层党组织数量少、党员少的情况下，仲恺乡党支部改组为海口泥水业支部，加强了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

23年护旗路

“农协的这面会旗远近闻名，国民党一直想要找到它，把它作为两村人民搞革命的证据。”林坚说，从1927年至1950年，许多人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护住了这面珍贵的会旗。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在海口发动反革命大屠杀。意识到农协会旗命运堪忧，林鸿发、郭绍秀、郭秉余和洪世珍等人将会旗藏在关圣庙的关公塑像底座下。

刚刚藏好会旗，四人便听见国民党乡长带人来搜查的脚步声。脚步声渐渐临近关圣庙，情急之下，4人假装拜关公。大家骗国民党人说，会旗已被青年学生带走。国民党人离开后，几人在关公像前立誓：“绝不出卖革命，不让敌人取走会旗。”

1928年以后，恶霸土豪不时带人骚扰两村，控告两村是“共产党村”，收藏农协会旗。当时新上任的反动乡长以围剿两村为威胁，要求两村“甲长”李润春10天内交出农协会旗。“会旗被搞农运的学生仔带走了。现在谁还敢收藏会旗，难道不怕死吗？”地下共产党员李润春神色自若，机智应答。

1929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郭秉余被国民党逮捕，严刑逼供，要求他交出会旗。郭秉余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始终没有吐露会旗的下落。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敌人将郭秉余等人绑到五公祠附近的一条河边执行枪决。

“幸运的是，郭秉余没被打中，并且游到对岸，死里逃生。”林坚说。

古村新貌

1950年，会旗被冯白驹作为琼崖革命的重要物证，送到了北京。林坚其时刚出生，未能一睹其真容。村里的后生们更是“只闻其事，

不见其身”。

“20世纪90年代，郭秉余的后人郭文艺、林书铭专程自费到北京参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看这面会旗。经过和馆内工作人员解释，二人给红旗拍了照。”林坚一边介绍，一边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同样绣着“海口市郊第二区仲恺乡农民协会”的一面红旗，“现在村里的这面会旗，就是村民们照着照片，仿制出来的。”

“仲恺村的红色历史激励着全村人民不断奋进，投身到家乡建设和实现中国梦当中。”仲恺村党支部书记林宁说，目前该村正在规划美丽乡村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已完成80%，预计4月就能完工。

林宁领着记者走出关圣庙，庙两侧的东西厢房，分别是正在建设的仲恺村革命历史陈列馆和仲恺爱民致富书屋，“一古一今，忆古望今”。展望未来，林宁说：“在乡村建设中，我们准备把村路扩宽到4.5米

至5米，电缆全部入地。”

站在关圣庙门口远望村庄，经过外立面改造的民居白墙黛瓦，既不失古雅，又崭新干净。村中心是一片人工湖，大鹅和鸭子成群结队在水中嬉戏，村民们步履匆匆地走过湖上新修的木栈道，忙着春耕春种。人工湖旁，一座建筑已见雏形，林宁说那是仲恺礼堂，“准备用作将来乡村建设的会议室和招商引资洽谈室。”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在关圣庙的两根立柱上分别刻着：仲伯和谐同尊关圣美德、恺康昌盛永续先人伟业。“我们村有红色文化资源，还毗邻江东大道，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只要大家不忘先人的奋斗精神，相信这里肯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林坚说着话，半白的头发被风撩动，“85后”林宁站在他身边，两位仲恺后人神色坚定、充满信心。（本报海口3月6日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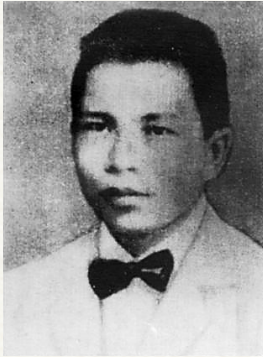
仲恺农民协会旧址资料图片。（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海口市灵山镇仲恺村的仲恺农民协会旧址。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海南解放英烈谱

周逸：
心中火种 至死不灭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为什么今天的当权者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读书时，周逸曾这么问老师。也许，早在那时，年轻的周逸心中就已经萌发了革命的火种。

周逸，原名周德一，又名周庆昌，1902年出生于文昌县潭牛镇文郎君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是文昌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也是琼崖高级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的创办人之一。

1924年，周逸考进上海东华大学预科学习，尔后又转入上海大厦大学法政系。1925年，“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周逸坚定地站在革命派一边，与国家主义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斗争的考验，上海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2月，根据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安排，周逸以“中央农民特派员”的身份返回文昌县开展农民运动。当年3月，文昌县党团支部成立，周逸被选为支部书记。在党团支部的领导下，文昌各区乡农民被普遍发动起来，成立了农会，一时间，文昌大地上，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在文昌时，周逸和支部成员张瑞桓、陈焕、欧赤、王弗伦等人经常深入乡间体察走访，领导农民打土豪、斗劣绅，号召妇女剪长辫、放裹脚，废除封建婚姻，并兴办平民学校、夜校、识字班，帮助农民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促进了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

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成立，周逸任地委委员兼农民部长。翌年春，他和中共琼崖地委委员冯平在海口主持创办琼崖高级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培训从各县农民运动中抽调的积极分子，为我党输送了一大批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和军事素养的农运干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反共事件，国共合作关系破裂。4月22日，琼崖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府海地区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危急关头，周逸和地委书记王文明接到省委指示后，一方面处理好党的重要文件，能运走的立即运走，不能运走的当即烧毁；另一方面组织知情的同志想方设法火速通知府海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各机关团体的同志及时疏散，避免了党组织更大的损失。

1927年7月中旬，周逸带领一个战斗小组在嘉积市（今属琼海市）附近破坏敌人交通线，不料被反动民团发现。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战斗小组毫无惧色，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周逸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本报海口3月6日讯）

